

第三十五段 得真信雪香悼桂蕊 尋舊姻瘦翁到羅浮

次早松起，少時菊婢亦起。松謂菊婢曰：「梅相公昨夜與我坐談半宵，你竟未知？」菊婢曰：「怎麼遇著梅相公的？」松曰：「鄰舟便是。」菊婢曰：「我欲見梅相公。」松曰：「你見他時，休要說你姑娘的事，恐他客裏傷心，你祇說已出院了就是。」菊婢曰：「理會得。」松呼雪香，雪香復過船來，忽見菊婢，問曰：「你怎麼隨松相公來的？」松曰：「月香望你心切，聞我到西泠尋你遂命同來。雪香曰：「你姑娘好否？」菊婢曰：「姑娘自相公去後已出院來，甚好哩！」雪香謂松曰：「自弟往西泠去，月香蒙兄及嶢谷照應，令我銘感不忘。」松含糊答應曰：「雪香不必如此說，令人慚愧。」於是兩船並行。

數日抵家，雪香將父成仙之事告知母親，冷氏亦傷感不已。竹聞雪香歸，急來問訊。雪香道其父歸仙府，竹亦驚訝。雪香又將遇猗猗的事對竹說及，竹甚喜。松將菊婢引到家中亦來會雪香。見竹先在曰：「嶢谷怎就知雪香回了？」竹曰：「僕人筓兒看見向我說，我一聽見即來負荊請罪。」雪香曰：「嶢谷怎麼這樣說？」竹曰：「為謀不忠，如何不該請罪？」雪香曰：「自弟去後，家母多煩二兄照應，方且無以為報，嶢谷反說請罪，令人愧死。」松曰：「嶢谷所說是為月香的事。」雪香曰：「月香的事有累二兄，正當登門叩謝，又何反說請罪哩？」竹曰：「月香的事負弟所託，今日幾無顏相見。」雪香曰：「卻是何故？」竹曰：「自你去後，我屢與翠濤到院中去，鴛兒依然不容一見，後復費了數十金始得進去，與月香約以五日為期，接他出院，誰知鴛兒奸詐，第三日即賣與別家去了。以此負弟所託，豈不無顏相對？」雪香笑曰：「嶢谷此言我卻不信。」竹曰：「是真言非謊語也。」雪香曰：「菊婢哩？」竹曰：「菊婢一同賣了。」雪香曰：「越發說慌，菊婢我現已見過面的。」竹曰：「你在何處見他來？」松曰：「雪香，嶢谷所言卻是實話，但嶢谷卻未知出院以後事。」竹曰：「你何得而知？」松曰：「菊婢說的。」竹曰：「你又從哪裏遇見菊婢？」松曰：「月香是個姓林的買去。」我去尋雪香時，這姓林的也是往西泠去的。一夕兩船同泊一處，夜深巨盜至彼船上，是我打散巨盜救那林某。林某接我到船中叩謝，我見菊婢料月香亦必在彼處，遂辭百金不受，因要得菊婢過來。菊婢說月香出院，即赴水死矣！」

竹更深為悼歎。雪香猶將信將疑，乃曰：「前日菊婢何以說月香出院甚好？」松曰：「恐你客中傷感，致有不便，故偽言之耳。」雪香始信為真，慟悼不已。松曰：「致令桂娘隕命皆我與嶢谷之過，所謂負荊請罪，不亦宜乎？」雪香曰：「此鴛兒奸詐，非二兄之不盡心也。我於二兄無德亦無所怨，祇可憐月香待我情深於海，我不能救他出院，他反為我而死，不能無負心之痛！」松、竹勸慰一番。竹謂松曰：「菊婢今在何處？」雪香曰：「在翠濤家。」竹曰：「翠濤當送至雪香家來。」松曰：「遽然送來，恐伯母詰問。」竹曰：「祇說是雪香買回服侍伯母的。」松曰：「必須如此說，不然恐伯母問起根由，倒難為了雪香。」三人復坐談半日而散。松歸，即命蒼頭送菊婢來。冷氏見其伶俐，甚喜。

殘臘已過，又是春初時節。朝廷廣取人才，召試鴻博。郡守素知松、竹、梅三人才學，為之汲引。徵避既至，竹與雪香欲辭不就，松毅然欲往。竹曰：「童子試鄉會場，皆拔取人才之地。我輩既不屑就，又何必應這徵辟召？」松曰：「朝廷不知，原不輕以求售。今我三人之名已達朝廷，烏可作泉石中人，甘心埋沒，不思一顯才猷耶？」竹與雪香再三不可，松力持要去，而冷氏亦催雪香就鴻博試。三人遂擇日同赴京師。

方蘭瘦翁既辭雪香，復訪梅郎。在西泠到處尋覓並無蹤跡。新正既過，即買舟到羅浮來，親叩梅氏。比及到時，雪香已北上去了。冷氏隔簾相見，俱道十餘年相別情況；且言臞翁作西泠遊，已歸仙府。瘦翁聞之，不勝驚訝。冷氏復責以毀親之故，瘦翁力辯其誣，因敘其播遷之由，且道來意。冷氏聽畢甚喜，因言：「俟小兒歸，即命到西泠踵府拜謁。」瘦翁亦喜。冷氏留飯畢，瘦翁因梅家無主，不便久留，遂辭去。